

Н. ОСТРОВСКИЙ

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

#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 / 著

刘心语 / 译



□ 新世纪出版社 □

Н. ОСТРОВСКИЙ

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

#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 / 著

刘心语 / 译



□ 新世纪出版社 □

# 第一部

## 第一章

“你们中哪几个在过节之前在我家补考，给我站起来！”

一个身着法衣、吊着松弛的腮帮的胖子，怒气冲天地注视着班上的学生们，他是瓦西里神父。

应声而起的有六个人：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。这人用凶狠的目光盯着这六个人，似乎要将他们一口吞掉。孩子们畏怯地望着他。

“你们坐下！”

神父朝女孩子挥了

女孩们迅速地坐了下来，轻松地嘘了口气。

瓦西里神父的目光集中注视着四个男孩：

“上这儿来，你们这几个恶棍！”

话音刚落，瓦西里神父就站了起来，推开椅子，逼近正挤在一块儿的男孩们。

“你们这几个无赖，谁会抽烟？”

“我们不会抽烟，亲爱的神父。”四个男孩小声地答道。

神父的脸气得通红：

“混蛋，不会抽烟，那面团上的烟丝是谁撒的？不会抽烟？那我们来瞧瞧！把你们衣服上的口袋都翻过来！喂，快！我跟你们说什么？快翻！”

有三个男孩开始把自己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上。

为了找到烟丝，神父聚精会神地检查着他们衣袋的每一条缝，然而一无所获。于是他就盯住了那有一双黑眼睛、身着灰色衬衣和带有补丁的蓝长裤的第四个孩子：

“你怎么啦，干嘛像木头人一样站着？”

黑眼睛孩子憎恶地瞧着神父，小声答道：

“我没有口袋……”边说边抚摸着被缝住了的口袋。

“啊——啊——啊！你没有口袋！你以为我不知道谁会干这样的坏事，毁了我的面团！你以为你还能在学校再呆下去吗？不！你还想有这样的运气吗！上次只因你母亲苦苦哀求才留下了你。嗯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你给我滚出学校去！”他说完便死命地揪住男孩的耳朵，把男孩推出教室，然后关上了门。

教室里寂静无声，孩子们都吓得瑟缩一团。他们谁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保夫卡<sup>①</sup>·柯察金会被赶出学校。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·勃鲁扎克亲眼目睹了保尔在神父的厨房里往面团上撒烟丝。当时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孩子正在那里等着神父，他们被通知去神父的家里补考。

被赶出教室的保夫卡坐在通道的最后一级台阶上。他在考虑着怎么回家，向那对自己关怀备至、在林务官家当厨娘、从早忙到深夜的妈妈怎么交待？

保夫卡热泪涟涟。

“现在我怎么办呢？都怨这该死的神父，真见鬼。我为什么往他的面里撒烟丝呢？都怪谢廖沙唆使。他说：‘我们给这毒蛇撒上

---

<sup>①</sup> 保尔的俗称。

点脏东西吧!’说撒就撒了。谢廖什卡<sup>①</sup>平安无事,而我,大概真要被开除了。”

他跟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仇了。有次他和米什卡·列夫丘科夫打了一架,因此神父不准他们回家吃午饭。怕他们在空荡荡的教室里闯祸,老师把这两个调皮鬼领到高年级的教室里,让保夫卡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板凳上。

身着黑上衣个子瘦瘦的老师正在讲述地球和宇宙。保夫卡听着听着不由得张大了嘴巴:什么地球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,什么其他的星星也是一样。这使他惊奇万分,不由得想站起来对老师说“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”,但怕又被赶出教室就没作声。

圣经这门课保夫卡总是得满分。《新约》和《旧约》上所有的祷词他都能倒背如流;他深知上帝每天在创造些什么。保夫卡决定找瓦西里神父问清楚。当圣经课刚刚开始,神父刚刚就坐时,保夫卡举起了手,获准发言后他站起来说道:

“尊敬的神父,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讲,地球已存在了几百万年,而不是像圣经上所说的五千……”话没说完,马上就被瓦西里神父愤怒的叫喊声所打断。

“你说些什么,你这混蛋!你是怎么学圣经课的?”

保夫卡还未来得及申辩,神父就抓住了他的两只耳朵,将他的头往墙上撞。过了大约一分钟,鼻青脸肿而且吓坏了的他被赶出了教室。

回家后,保夫卡又挨了母亲的一顿臭骂。

第二天母亲到了学校,请求瓦西里神父准许她的儿子重返学校。从此之后,保夫卡便恨透了神父,既恨又怕。他不容许任何人对自己哪怕是微小的欺凌;显然他决不会忘记神父对他的这次莫名其妙的毒打。他仇恨神父,他只是把仇恨默默地埋在心里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谢廖沙的俗称。

此后，瓦西里神父时常跟保尔过不去：将他赶出教室；接连几个星期因一些小事而罚他站墙角；对他的功课从不过问。就这样弄得保尔成绩不及格而不得不在圣诞节前去他那儿补考。保尔就是在他家厨房里等待补考时，朝他为圣诞节而准备的面团里撒了烟丝。

谁也没看见保尔这么做，但神父马上就猜到了是谁干的。

.....

下课了。孩子们呼啦一声跑到院子里，围住了保夫卡。他满脸愁云，一言不发。谢廖沙·勃鲁扎克没有走出教室，他感到保尔受了冤屈，但又不能给保尔任何帮助。

校长叶夫烈·华西里耶维奇把脑袋从办公楼打开的窗户里伸了出来，他的浑浊而沉重的嗓音吓得保夫卡全身哆嗦。

“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！”他大声喊道。

保夫卡心慌意乱地走进了办公楼。

车站餐厅的老板，一个上了年纪、脸上毫无血色的老头，用昏花的眼睛，漠然地瞅了一下站在眼前的保夫卡：

“他多大啦？”

“十二岁。”保尔的母亲赶紧回答。

“那好，就留下吧。条件嘛，每月八卢布，上班管一顿饭。工作二十四小时，休息二十四小时。但有一样，不许偷东西！”

“瞧您说的，瞧您说的，他从来不偷东西，我担保。”保尔的母亲惊恐地说道。

“那好，今天就上班吧！”老板说道，一边转身朝站在柜台里的售货员吩咐道：“齐娜，把这小孩领到洗刷间去，跟弗拉谢卡<sup>①</sup>讲，让他顶格林什卡的班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弗罗莎的俗称。

正在切火腿的售货员放下刀子，朝保夫卡点了点头，领着他走过大厅，朝洗刷间的小门走去。保夫卡跟在她后面。母亲急忙赶上跟他走在一起，大声吩咐道：

“保夫鲁什卡<sup>①</sup>，你好好干吧，别丢脸！”

她用忧郁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儿子离去，随后自己也回家去了。

洗刷间里一片繁忙：盘子堆成了山，刀叉铺满一桌子；几个妇女背搭毛巾正起劲地收拾这些餐具。

一个有着火红头发的男孩正在两个大开水炉前忙碌着，他看上去比保夫卡年纪要大一些，忙得蓬头乱发也顾不上了。

洗刷间里充满了从洗餐具的大木盆里蒸腾而起的雾气，盆里盛的全是开水。保夫卡刚一进屋，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，都没能看清女工们的模样。他茫然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也不知道往何处动弹。

售货员齐娜走到一个正收拾餐具的女工前面，用手拍拍她的肩膀，说道：

“弗罗莎，给你领来一个顶格林什卡班的新伙计，你给他派活干吧。”

齐娜转过身来，指着她刚才叫作弗罗莎的女工对保夫卡说：

“她是这儿的领班。她叫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好啦。”说完，转身回餐厅去了。

“好吧。”保夫卡低声回答道，怯生生地瞧着站在面前的弗罗莎。

弗罗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上下打量着保夫卡，仿佛在掂量着他的分量，然后挽了挽滑落的衣袖，用非常悦耳的声音说道：

“亲爱的，你的活不多，清早把大锅里的水烧开，并且整天都要

---

<sup>①</sup> 保尔的爱称。

让它开着。当然啦，还得劈柴。然后呢，还要对付这两个大开水壶。还有呢，当大伙儿忙不过来时，洗洗餐具。活够多的，亲爱的，你会忙出汗的。”她说话时“a”音特别重。听着她的这种声音，看着她绯红的面颊和那个小巧的翘鼻子，保夫卡变得愉快轻松。

“这位大婶看来还不错。”他想，于是鼓足勇气走到她跟前，说道：

“现在我该干什么呢？大婶！”

洗刷间里爆发出一阵女工们的哄堂大笑。

“哈……哈……哈！弗罗莎白捡了个孩子！”

“哈！……哈！”弗罗莎比其他人笑得更厉害。

保夫卡因为雾气没有看清楚她，其实她充其量还不到十八岁。

他感到十分难为情，转过身问一个男孩：

“我现在该干什么呢？”

但那男孩也调皮地答道：

“你还是去问你的大婶吧，她会使你满意的。而我在这里只是个临时工。”说完转身就跑进厨房去了。

“过这儿来，帮我擦叉子。”保夫卡听到一个上了年纪女工的声音。“你们笑他干什么？这小孩刚才说了什么啦？”她递给保夫卡一块毛巾，继续说道：“用嘴咬住毛巾的一头，用手拿住另一头，把叉子在毛巾上来回擦，擦干净叉子的每道齿缝，一定要使它一尘不染。我们这里的顾客很挑剔，对叉子看得很仔细。如果发现了一点脏东西，那就要倒霉。老板娘立刻就叫你滚蛋。”

“怎么？老板娘？”保夫卡不明白，“我是老板雇来的呀！”

洗刷间又响起一阵笑声。

“小乖乖，老板在这里只是个废物，下饭菜而已。老板娘才是真正的头儿。她今天不在。赶快干活吧！”上了年纪的女工好心劝说道。

洗刷间的门开了，进来三个男招待，每个人都捧着一堆脏餐



具。

他们中一个宽肩膀长着副四方脸的人，眼睛斜着扫来扫去，大声呵斥道：

“快干活。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要进站了，你们可别赶不上趟。”

当他看见保夫卡时，问道：

“这是谁？”

“这是新来的小伙计。”弗罗莎答道。

“啊，新来的。”他拖长着声音说道，“嗯，那好吧。”他把一双肥厚的手搭在保夫卡的肩上，将保夫卡推向开水灶，“两个灶都要准备好开水。你瞧，一个灶火已灭了，另一个快烧干了。今天不跟你计较，要是明天再这样的话，你就准备吃耳光吧！懂了吧？”

保夫卡一声未吭，开始管理开水灶。

自食其力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。保夫卡从来没有像今天即自己的第一个工作日这样卖力过。他懂得，这儿不比在自己家里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。那个斜眼汉子已说得很明白，如果不听话的话——就得吃耳光。

保夫卡开动了风机，将一只旧靴筒套在炉筒上，大肚子能容四桶水的开水灶下，火焰熊熊燃烧着。他提起脏水桶将脏水倒进排水洞里，往灶里添上了木柴，把湿毛巾放在灶上烘干，所有吩咐他做的事他都做了。直到深夜，疲惫不堪的保夫卡才来到下面厨房里。年长的厨娘阿尼西娅看了看保夫卡身影消失的门，说道：

“瞧，这小伙子干起活来简直像疯子一样不要命。很明显，家里一定穷才来工作的。”

“是个勤快的小伙子，”弗罗莎说道，“干活不用人催。”

“很快就会偷懒的，刚来时都这样努力……”鲁莎反驳道。

早上七点，经过没完没了地干了一整夜活后，保夫卡向一个长着一双流里流气眼睛的小胖子交了班。

这里一切就绪，开水灶欢快地叫个不停。小胖子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翻着白眼，用一种极端仇视的目光盯着保夫卡，厚厚的嘴唇上挂着一丝白色唾沫，他用一种不容分辩的口气说道：

“喂，你，小傻瓜！明早六点来！”

“为什么六点？”保夫卡问道，“接班时间不是七点吗？”

“谁愿七点就七点好了，而你必须六点来。你要是再像狗一样乱叫，我马上就打得你满脸开花。你也不想想，小子，刚来这里就摆臭架子。”

厨娘们放下手头的话，饶有兴趣地哲学着两个小孩的谈话。小胖子流里流气的动作和蔑视的态度激怒了保夫卡。他上前一步逼住这个接班人，预备给这个狂徒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但对第一天就失去工作的畏惧阻止了他这样做。他压住怒火，说道：

“住口！放老实点！不然有你好看的。明天我七点来接班。要打架你还不是对手！不信你就试试吧！再见！”

小胖子吓得后退一步，背靠茶壶，惊奇地看着怒气冲冲的保夫卡。他没料到会碰上这么厉害的反击，自我解嘲地说道：

“好吧，我们走着瞧。”

第一天就这么顺利地过去了。保夫卡怀着一种自食其力的人特有的自豪感走在回家的路上。现在他也是一个劳动者了，无论谁现在都不会说他是寄生虫了。

清晨的太阳徐徐升起，照得木材厂高大的厂房闪闪发光。绕过列申斯基庄园，保夫卡家那栋小房子很快就出现了。

“母亲可能还没睡，而我已下班了。”保夫卡闪过这一念头，边吹口哨边加快了脚步。“我被赶出学校看来不是件坏事。该死的神父总是跟我过不去，现在我真想往他脸上吐唾沫。”保夫卡恨恨地想着，走近了家，推开院子门时又想起了一件事：“对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子，一定得给他点颜色瞧瞧！一定！”

母亲正在院子里生炉子，看见儿子回来，急忙问道：

“喂，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保夫卡答道。

母亲想给他暗示什么，他马上就明白了：开着的窗口上出现了哥哥阿尔青宽阔的肩背。

“怎么，阿尔青回来了？”他慌慌张张地小声问道。

“昨晚回来的，留在家里不走了，就在机车厂干活。”

保夫卡胆怯地推开了房门。

身材魁梧的阿尔青背靠窗户坐着，听到门响，转过身来，一双浓黑的眉毛抖动着，犀利的目光盯住保夫卡：

“好啊，撒烟丝的好汉回来了！喂，喂，身体好吗？”

保夫卡预料跟归来的哥哥的谈话，决不会有任何好果子吃。

“阿尔青已经什么都知道了。”保夫卡想，“哥哥可能要臭骂我一顿，或者还会打我。”

保夫卡从小就怕阿尔青。

但看起来阿尔青并没准备动大气：他坐在凳子上，胳膊支在桌子上，眯起眼睛望着保夫卡，眼神一忽儿有点嘲讽，一忽儿又有点激愤。

“这就是说，你大学已经毕业啦，一切学问都学到手啦，现在干起倒污水的活来了？”阿尔青说道。

保夫卡的目光盯着地板，注视着地板上一颗已经松动了的钉子，一声没吭。但阿尔青站了起来，走进了厨房。

“上帝保佑，谢天谢地！”保夫卡轻松地嘘了口气。

喝茶的时候，阿尔青平静地询问保夫卡在学校发生的事。

保夫卡详尽地向哥哥讲述了一切。

“往后可怎么办呢，你这么调皮？”母亲伤感地数落着，“我们拿你怎么办呢？你像谁呢？我的上帝，这小家伙带给我多少烦恼啊！”她不停地埋怨着。

阿尔青推开茶碗，面向保夫卡说道：“噢，算了，好弟弟！既然

这一切已发生了，也就过去得了，今后得留神些。干活可不能投机取巧，该干的，就全部干好！如果你再被那里赶出来，我会修理得你无处藏身！记住这个！不要再让母亲担惊受怕了！真见鬼，把你放在哪里，你就在哪里胡闹，在哪里闯祸。现在你应该收场了。一年后，我将请求机务段收你当学徒。老干倒污水的活你能混出个人洋吗！应该学一门手艺。你现在年纪还小，一年过后，也许人家会收你。我已经转到这儿干活了，妈妈也不用去干活了。她见了哪个混帐王八蛋都要弯腰下跪，也已跪够了！但是，保夫卡，你要做个真正的人啊！”

他伸直高大的身躯，穿上放在椅子背上的外套，对母亲说：

“我出去几个小时，有事要办。”说完，推开吱吱作响的房门，走了出去。

到了院子里，经过窗口附近时，他对保夫卡说：

“我给你带来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，妈妈会给你的。”

车站餐厅昼夜不停地开门营业。

这个车站联接着五条铁路干线。车站挤满着喧闹的人们，只有晚上在两趟列车之间的间隙时，才会有两三个小时的安静。在这儿，数以百计的机车和车箱从四方驶来，又呼啸着朝四方开去。从前线开回来和开赴前线的列车循环不断。从前线回来的列车载着溃散的断手断脚的伤兵，上前线的列车又把着清一色灰色军服的新兵送上去。

保夫卡在餐厅里干了两年。厨房和洗刷间是他两年来活动的唯一场所。在巨大的位于地下的厨房里，人们忙碌得近于狂热。二十来个厨师在里面忙乎，十来个招待员往来穿梭于厨房和餐厅之间。

保夫卡的工资已由八卢布加至十卢布。两年中，他长高了，也长结实了。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不少磨炼，在厨房让油烟熏了

半年后，又被工头扔回了洗刷间。工头不喜欢这个性格倔强的小伙计，又担心这个小伙计被逼急了会从背后捅他一刀。是保夫卡非凡的劳动能力救了自己，不然的话他早就被开除了。

每逢餐厅营业高峰时间，保夫卡托着盘子火烧眉毛似地一步跨越四五级台阶直赴地下厨房，然后又端着菜肴火急火燎地回到餐厅。

深夜，当两间大餐厅生意逐渐冷淡下来时，服务员们便聚集在地下厨房的储藏室里，开始了狂热的“二十一点”和“九点”赌博。保夫卡不止一次地目睹了那些放在桌子上的赌资。保夫卡并不为这么多钱而惊奇，他知道，他们中每个人在值班时每小时能捞到三十至四十卢布的小费。他们半卢布、一卢布地收集起来，然后全撒在这玩牌上面。保夫卡憎恶他们这样做。

“这一群该死的猪！”保夫卡想，“阿尔青是第一流的工匠，每月才挣四十八卢布，而我呢，仅仅十卢布；他们一天就能捞这么多钱，为什么？拿着骰子一上一下，就……然后蠢吃蠢喝，豪赌……”

保夫卡把他们视为敌人，跟那些老板一个样：“他们在这儿奴性十足地伺候着客人，老婆和孩子们在城里却像阔佬一样生活着。”

他们有时把自己衣冠楚楚的孩子带进餐厅，有时也把面带十分满足的笑容的妻子们带进来。“他们的收入只怕比他们伺候的来餐馆的客人们还要多。”保夫卡想。长此以往，他对深夜发生在厨房储藏室和食堂仓库里的事就不再大惊小怪了。保夫卡知道，这儿所有的女工和服务员，如果不为几卢布而将自己的肉体出卖给这儿每个有权势的人的话，她们就别想在这儿长期干下去。

保夫卡在这里看到了生活的最深处，看到了生活的底层。人性的堕落散发出的霉味和极端的无耻迸发出的臭气，使保夫卡难以忍受。他渴望着新的未来的生活。

因为不满十五岁，阿尔青想把弟弟弄进机务段当学徒的努力

未能成功。保夫卡等待着有一天能离开这里，走进机务段那巨大的厂房里干活。

他经常几小时几小时地呆在阿尔青那儿，跟哥哥一道检修车辆，努力帮着干点活。

自从弗罗莎离开餐厅后，保尔愈来愈感到孤独烦闷。

这个爱笑爱闹的姑娘不在之后，保夫卡痛切地感觉到他与这位姑娘是多么好的朋友。每当早上走进洗刷间，满耳都是那些浪荡女工轻浮的叫骂声，他会立即被忧郁和孤独所淹没。

夜间休息时，保尔坐在打开的炉门前的小凳子上，往炉子里添木头。他眯着双眼注视着炉子里熊熊的火焰，从炉门里传出一股股令人迷糊的热气，使他感到无比舒服。这时的洗刷间里一个人人都没有。

保尔不知不觉地回忆起不久前，回忆起弗罗莎，回忆起那令人刻骨铭心的情景。

事情发生在星期六，正值夜间休息。保尔顺着台阶走向下层的厨房。他悄悄地爬上楼梯旁堆着的木柴上，想看看柴堆上又有什么新鲜事，因为人们经常在这里赌博。赌场上正赌得热火朝天，由扎里瓦洛夫坐庄，他正激动得满脸通红，两眼放光。

台阶上传来了脚步声。保尔转过身子，看见普罗豪什卡从上面下来。他赶紧把身子紧贴着楼梯，等着普罗豪什卡走进厨房。楼梯下漆黑一团，普罗豪什卡看不见他。

普罗豪什卡在下面正转弯，保尔看清了他宽阔的肩膀和硕大的脑袋。

楼梯上面又传来谁的急促而轻微的奔跑声，保尔听到了熟悉的嗓音：

“普罗豪什卡，请等一等。”

普罗豪什卡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身子，朝上面望去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他有点生气。

脚步声传到了楼梯下面，保尔认出是弗罗莎。

她抓住领班的袖子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

“普罗豪什卡，中尉给你的钱放在哪里？”

普罗豪什卡狠命地挣脱了衣袖。

“什么？钱？难道我没给你钱？”他说话凶狠又嘲弄。

“但他给了你三百卢布……”弗罗莎的声音里带着哭泣。

“你说什么？三百卢布？”普罗豪什卡讥讽地说道，“什么？你想把三百卢布都要走？别发神经啦！一个清洗女工能值多少钱？我给五十卢布就足够了。我看，这是多么轻易的好事！那些洗得白白净净的有教养的小姐也拿不到这么多钱呢！你应该说谢谢我才对——睡一个晚上，五十卢布到手啦，哪里去找这样的大笨蛋啊！好了，我再给你一二十卢布。别犯傻了，还会有机会的，我再给你找个好主顾得啦。……”话音刚落，普罗豪什卡转过身子，走进了厨房。

“混蛋！恶魔！”弗罗莎对着他的背影喊道。她用头往柴堆上撞，伤心地痛哭着。

当保尔在楼梯的暗处无意中听到了这场谈话，看到弗罗莎颤抖的肩膀和不停地将头撞击柴堆时，一种无法言状的感情控制了他。他无言以对，沉默着，双手紧紧地死命地抓着楼梯的铁栏杆。一个清晰而明白的事实深印在他的脑海里：

“这群恶棍，他们将弗罗莎也出卖了。唉，弗罗莎！弗罗莎！”

这件事深深地强烈地加剧了保尔对普罗豪什卡的憎恨，他开始仇恨周围的一切。“唉，我要是个大力士就好了，那我就可以打死普罗豪什卡这类恶棍！为什么我现在不像阿尔青那样强壮有力呢？”

火在炉膛里翻滚，跳跃，吐着红红的舌头，然后升腾上去变成蓝色的火焰。保尔觉得，这火焰就像个精灵，在不停地嘲讽着他的

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。

屋里一片寂静，只有炉膛中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响声和自来水管漏水发出的哒达声。

克里姆卡将最后一个擦得干干净净的铁锅放好，洗了双手。厨房里别无他人，值班厨师和厨娘们都各自找地方睡觉去了。深夜三点时厨房里总是一派寂静，克里姆卡总是上去陪伴保尔，与他一起度过这段时光。他和这个黑眼睛的小伙夫已成了很要好的朋友。来到上面，克里姆卡看见保尔正坐在火炉前的小凳上发愣。保尔发现了墙上映着的克里姆卡一头蓬松的乱发的影子，感到了一种愉快和轻松，忙招呼道：

“克里姆卡，快坐下来烤火！”

克里姆卡却爬上了柴垛，在上面躺了下来。他望着紧闭双唇的保尔，开玩笑说：

“嘿，你怎么啦？对着炉火施魔法吗？”

保尔好不容易把目光从火苗上移开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克里姆卡。克里姆卡从这双眼睛里看见了难以言状的忧伤。这种忧伤他还是第一次在朋友的眼睛里看到。

“保尔，你怎么啦？你今天可有点不对劲呢……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又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啦？”

保尔站了起来，紧靠着克里姆卡坐下来。

“没什么事。”他粗声粗气地答道，“克里姆卡，在这里我感到很压抑。”他的手紧握双拳，放在膝盖上。

“你今天究竟怎么了？”克里姆卡也支起了身体，继续关切地问道。

“你说我今天怎么了？说到底，我们不该落到这个地方。你看看周围，人们都在干些什么！我们像头驴一样地工作着，所得到的却是谁想抽你的耳光就抽你的耳光，谁也不会护着你。老板娘雇你我给她干活，但谁有力气都能打你一顿。尽管你十分卖力，但怎



么能保证每个顾客都满意呢？只要有一个顾客表示不满，你马上就会招来一顿毒打。无论你怎么拼命干，好好干，干得使人挑不出刺，整天奔忙不止，但只要没有来得及按时给谁上菜，准会挨打……”

“你不要这么大叫大喊，别人会听见的！”克里姆卡惊恐地打断了保尔的谈话。

“让他们听到好了，反正迟早要离开这里！就是在大街上扫雪，也比在这儿强。这里简直是地狱！一群骗子加骗子！他们手里有的是钱！我们在他们眼里如同牲口一样。他们对姑娘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！只要谁长得漂亮，如果不听任他们的摆布，马上就会被赶走！可她们又上哪儿去找活路呢？她们穷，没地方住，饥寒交迫。她们为了面包、为了填饱肚子苦熬着，这一切都是因为饥饿而不得不任人宰割。”

保尔义愤填膺地在朋友面前讲述着这一切。克里姆卡怕有人听见他们之间的谈话，跳了起来，关上了通往厨房的门。保尔仍然继续讲述着长久埋在自己心底里的一切：

“克里姆卡，你挨别人打的时候总是一声不吭。为什么一声不吭？”

保尔坐到桌子旁的凳子上，将双掌托住脑袋，一动不动。克里姆卡往炉子里添了几块木柴，也坐到了桌子旁。

“今天我们还读书吗？”他问保尔。

“读不成了，”保尔答道，“书亭关门了。”

“怎么，难道他们今天不做生产？”克里姆卡惊奇地问道。

“被宪兵查封了。好像在书亭里搜到了什么。”保尔答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听说是因为政治。”

克里姆卡迷惑不解地望着保尔，问道：

“什么是政治？”